

丁亥金秋,上海博物馆大展连台。“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尚未撤展,“伦勃朗与黄金时代: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珍藏展”已经进场。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展览将持续到来年二月。整个冬天,申城将荡漾伦勃朗的“永久的光和影”。

展示17世纪荷兰绘画和装饰艺术是此次展览的独特艺术风景,以“伦勃朗与黄金时代”冠名是基于伦勃朗对于17世纪荷兰艺术乃至世界艺术史的文化魅力。展出的70余件(组)油画、蚀刻版画、银器以及代尔夫特陶器等珍贵文物,以“艺术家的世界”、“静物画与实用艺术”、“城市”、“乡村”、“宗教图像与器物:伦勃朗的世界”、“市民、

执政者与贵族”、“荷兰共和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风俗画”等8个专题,通过艺术的眼光,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荷兰社会生活图卷,展示了荷兰艺术家的卓越的艺术魅力。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展览将持续到来

伦勃朗的“永久的光和影”

陈曼君

闪耀,以哈尔斯、伦勃朗和维梅尔等大师为代表的荷兰艺术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其中,伦勃朗的作品充满着人生的记忆、人道的哲理和人情的颂扬。他的肖像画画得深沉而庄丽,震撼了直至现代的无数观赏者。

伦勃朗的艺术极其辉煌,他的艺术人生却跌宕起伏。他生于1606年,逝世于1669年,他的艺术人生可分为4个时期。一为形成自己风格的莱顿时期,约从1625年至

1631年。他约于1626年创作的《石击圣史蒂芬》为最早署有年代的作品。这类油画受拉斯特曼和乌得勒支画派画家洪特霍斯特的影响,采用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强烈明暗对比画派,以加强画面的戏剧性效果。他绘制大量肖像画,通过深入捕捉人物的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来揭示其内心活动。莱顿时期中,伦勃朗把卡拉瓦乔式的明暗对比画法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画风,后人称之为伦勃朗式的明暗画法,即主要利用光和影来塑造形体、表现空间和凸显重点,画面层次丰富,气韵生动,光影和谐,戏剧性强。

二为进入成熟阶段的阿姆斯特丹早期,约从1632年至1640年。伦勃朗于1632年定居阿姆斯特丹后,在艺术上趋于成熟。在这一时期,他的创造性肖像画风格已风靡整个阿姆斯特丹。作于1632年的《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突破荷兰传统的团体肖像画的呆板程式,在构图、情节组织和人物神态上处理得深入、逼真、传神,为年仅26岁的伦勃朗赢得巨大声誉。这种情节性肖像画不仅反映了

诗人钱谦益官礼部,明末迎降清室,后又参与抗清活动。其诗集清代已火毁板,未曾流传,后由日本印行,始传至国内。钱诗说及明清两代变革处,多婉侧之语,颇堪玩味。其《白题小像》云:“峻嶒瘦颊隐灯看,况复撑衣骨相寒。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着汉衣冠。”《燕子矶》云:“老有心情依佛火,穷无涕泪渍酒神州。”《送黄生归岭南》云:“文章金马霜前泪,故国铜驼劫后人。”又《红豆诗》云:“金尊檀板落花天,乐府新翻红豆篇;取次江南好风景,莫教肠断李龟年。”《金陵杂题》一首最有沧桑感,凄凉沉痛。诗云:“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丁零;南巡法曲无人问,头白周郎掩泪听。”“南巡”云云,借用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南游的典故,也就是民间传说的“正德皇帝游江南”的故事。正德年间宁王宸濠谋反,后为王守仁平定。朱厚照是个荒唐无度的昏君,很想到南方治游,玩女人,却用一个“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假名“御驾亲征”。这里的“南巡法曲”是指朱厚照喜欢听南苑琵琶,隐喻前明演奏的音乐,也就是亡国的明王朝了。

新民晚报老报人唐云旌(大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主编《夜光杯》副刊,最爱牧斋诗,尝自称其外家为常熟绛云楼后裔,舅父钱梯孙擅诗词,有名于时。大郎少时得舅氏亲炙,亦喜吟咏。上述钱诗残句,“文革”前我得自大郎旧篋,忽忽半个多世纪矣。

赛歌,形式多样有独唱、齐唱、轮唱、合唱、重唱、表演唱等等,每逢演唱大会还有演戏、扭秧歌、家乡小调演唱、端午龙舟演唱等等,这是因为每个连队配有文化教员,有一批文艺骨干,还经常进行评比。

六连副连长杨绍年同志,是上海参军的工人,性格豪爽,打仗勇猛灵活,喜欢唱歌,每次队伍集合,总要我指挥唱歌,还要“下命令”教新歌。1943年王家墩子烈士纪念馆落成后,他拍拍我的肩膀激动地说:“将来要让大家看到纪念碑上有我杨绍年的大名,唱我杨绍年打仗牺牲的新歌……阿拉死了也甘心了!”后来,杨绍年同志在1945年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献身后。



东方人 (木板油画) 伦勃朗

荷兰新兴资产阶级对绘画的新的追求,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对于科学的探求精神。

三为深刻理解人生的阿姆斯特丹中期,从1640年至1648年。作于1642年的被认为是伦勃朗最为成功的一幅作品《夜巡》的问世,区分了“阿姆斯特丹早期”和“阿姆斯特丹中期”。这一年,30岁的萨斯基亚因病去世。据说《夜巡》一画不受顾主们的欢迎,因

为他们中间不少人被画在不够显眼的部分。他们要求画家修改此画,但遭到画家拒绝,从而造成僵局,使伦勃朗陷于被动。尽管《夜巡》这幅画最后仍为顾主所接受,画家也获得了事先议定的报酬,此后他仍继续接受种种重要的订画任务,但是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起,他不再像30年代那样受许多顾主欢迎,以致生活越来越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夜巡》采用接近舞台效果的光影处理手法加强了整个画面的恢弘的巴洛克气势,那么,此后伦勃朗则越来越少地运用巴洛克美术那种激动不安和讲究排场的艺术手法,而是采用更加含蓄的方法去表现画中人物的内心活动。显然,这与他人生的更为深刻的理解有关。约1645年,亨德里至来到伦勃朗的家中,以后成为他的妻子,她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伦勃朗的作品之中。

四为生活潦倒而艺术创作依然璀璨的晚期,从1648年至1669年。1656年,伦勃朗被迫宣布处于变相的破产状态。以后两年,房子和动产均被拍卖。亨德里至死于1663年,他的儿子提图斯死于1668年,这些不幸给已经生活潦倒的伦勃朗带来精神创伤。但是在艺术人生之路上一偏强奋进的伦勃朗依然昂扬创作。他在去世前还创作出了一批名画,包括《浪子回头》等。

我跟战士们一起在田埂小道上行军;任凭风吹雨打,忍饥挨饿。在水上划船不叫苦,不掉队,一曲《水上行军歌》就是一路行军一路哼唱中写出来的,反映了从黄昏出发到“大亮庄”时的情景和感受。

我为军旅谱战歌

黄苇

当打了胜仗后,看到缴获的武器闪着光亮,俘虏兵脸上的沮丧,我站在敌堡上呼唤烈士英名和大家分享欢乐和悲伤后,一首《唱胜利》的歌曲由此产生了。《三垛伏击战》这首歌就是在如此震撼人心的情况下,化悲痛为力量,自然而深

秋风中,处处飘漾着桂花的清香。走在树林里,看不见桂花的影子,它们隐藏在绿叶丛中,却将那沁人心脾的花香倾吐得满世界都是。桂花容貌不张扬,只是紧贴着枝叶的点点金黄,要走近了才能看清,而它们的香气却远比那些大红大紫的花卉迷人。

我的窗下也有一株桂树,已种了几年,每年秋天,清雅的香气总是突然飘进我的书房,探首俯看那树,依然一片青绿,和开花前没有任何变化。此时,很自然想起宋之问咏桂花的两句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清芬,确实像是从天而降,宋之问的诗句,写出了桂花的神韵。

宋之问这两句诗,出自他的《灵隐寺》,诗中写了杭州灵隐的风光,全诗十四句,就是这两句写得妙。灵隐寺我去过很多次,不过并没有对那里的桂花留下多少印象。去杭州赏桂花,最佳处是满觉陇,很多年前,曾和杭州的诗人朋友在满觉陇聚会,躺在桂花树下喝酒吃月饼,全身心都被那醉人的清香包裹,树上,地上,身上,甚至酒杯里,都是桂花。清人张云璈有七绝《满觉陇》:“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满觉陇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写的就是金秋时节满觉陇的桂花香。

古人写桂花的诗,印象深的,有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此诗中,首句写桂花,远不及宋之问那两句。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中也写桂花:“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中,前两句写桂花,但读者熟悉的是后两句。杨万里有一首《咏桂》,写得有意思:“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苏东坡的七律《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是咏桂诗中难得佳作:“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玉堂仙。骖鸾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破诚山僧怜耿介,练裙溪女斗清妍。愿公采撷勿幽愤,莫遣孤芳老涧边。”李清照也写过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桂花》),这首咏桂词既赋形又咏性,不仅表达了诗人

对桂花的喜爱,也点出了她所向往的美的境界,也许可以解读为她对女性之美的一种看法,“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真正的美女,不必花枝招展浓妆涂抹,应该如桂花,花淡不露痕迹,清香幽然飘远。淡雅的桂花,古时候却曾经和仕途联系在一起。古人称文人登科为“折桂”,典出《晋史》,曾有一位新科状元在回答皇帝的提问时说:“臣今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折桂”一词,便由此而来。据说古时文人和官吏都喜欢在家里种桂花,希望仕途通达。这样的习俗,现代人已经无法体会。现代人说“折桂”时,大概也不会联想到桂花的清香。千百年习俗变迁,桂花的淡雅和幽香依然,那些吟咏桂花的美妙诗篇,今天诵读,还是可以引人共鸣的。

据20世纪60年代统计,伦勃朗留世的作品包括约600多幅油画、300多幅蚀刻画版、300多幅素描和100多幅自画像,70年代以来陆续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大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一无所有,但他却留给这个世界那么多精品力作。伦勃朗从当时欧洲“黄金时代”采集了艺术智慧,发展了文化睿智,化为“永久的光和影”。



随缘 江德兴

澄湖畔36个伤病员中的排长,他是赵杰同志在一营当文化干事时向赵杰学文化的好学生,是全团猛打、猛冲、猛追的勇将。正副营长在大官庄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赵杰熬夜写出了《大官庄之歌》歌词,和我一起切磋、修改,又吸收了指战员们的一些意见,很快就谱写成乐曲,在二连和歌咏队试唱时,人人都掉下了眼泪。这首颂扬陶祖全、叶诚忠等烈士的战歌,唱出了全团指战员的心声,歌声也永远铭记在一分区人民的心上!至今在当地还竖立着烈士纪念碑,以祖全、诚忠命名了乡、小学和水电站!

日本侵略者来了,工厂关闭,我们参军打鬼子。新四军中上海兵



夜光杯